

在成都看望杜甫

□刘伯毅

成都的景色虽然不少,但我内心最想去的还是杜甫草堂,去看望杜甫。

虽然杜甫是河南人,但在动乱年代,成都却给了他一个居所。在中国,能够被后世人不断复建其居所的诗人,恐怕就是杜甫了。

杜甫草堂位于浣花溪畔,从武侯祠、青羊宫等恢宏大气的景点游过来,说实话,杜甫草堂显得并不出众,但还是让我大吃一惊。

我印象中的草堂,位于偏僻的乡野,是几间茅草房,一场秋风把草房上的茅草给卷走了,然后被南村的儿童抢走了,跑进了竹林,一会儿就无影无踪。苍老的杜甫,悲苦的诗人站在那里喊呀叫呀,也无济于事。

偏偏又下起了雨,这个夜晚,诗人一家真是难熬,“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被子是冷的,而且破烂不堪,再经水淋,湿漉漉的,眼前的情景和缥缈的未来都让诗人痛心叹息。

如今的草堂是占地270亩的大庭园、大园林,步入草堂正门,迎面古木苍翠,浓荫如泻。园林正中,端坐着杜甫的青铜塑像,诗人跪坐着,膝上摊开诗卷,身子弯成一道薄薄的弧线,头颅轻轻昂起,面容清瘦而孤傲,目光深邃而高远。

来草堂游玩的人,大多会在这里驻足,诗人的手也被游客们摸得发亮。草堂内亭台楼阁,精舍华屋,而且林木葱茂,鸟语花香,那成行成片的常青松竹,肩并肩傲然挺立的香樟、楠木,显出一派高贵华丽的景象。原本一个“柴门草堂”的茅屋,为何修葺成一个精致典雅的庭院呢?我想,这是人们尊重诗人、尊重文学的一个表达和流露,是我们这个民族因为在诗人生前亏待了他而对他的补偿,也可以说是人民的心愿。

尽管眼前景色宜人,属于太平盛世,然而我的思绪还是追溯到安史之乱的滚

老书记

□史国华

老书记八十多岁了,走路慢慢悠悠,说话慢条斯理,不过思维敏捷,耳聪目明,是《江海晚报》的忠实读者,他不但看《江海晚报》的文章,还特别关注文章的作者。

老书记年轻时在上海一家饮食公司当团干部,后来调到南通工作,原本安排在某事业单位,偏巧这单位与精神类疾病康复有关系,他担心在亲属面前闹笑话,于是到了工厂任政工科长,数年后担任工厂党委副书记,一直到退休。

老书记退休后的日常生活呈四部曲,非常有规律:清晨他在小区林荫道旁举手成抱拳礼,连贯而不失节奏地开始打太极;吃完早餐后骑着自行车去菜市场转转,摸摸行情买些小菜;午饭后小憩一个多小时;下午便聚精会神阅读《江海晚报》,新闻、生活、情感、夜明珠、万家灯火、文化周刊……几乎所有版面,从头到尾看得津津有味。

我在工厂工作时老书记是我的老领导,但他从不摆领导架子,经常到车间了解生产进度,到科室检查职能落实,参加班组活动,在机台旁与工人交心,每当开会时他便操着崇明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发生在最基层的一件件小事,再将这些小事与工厂发展的大事串起来,工人们听了心里暖融融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调离了工厂,由于新岗位事务性工作繁忙,我与老书记的联系渐渐少了。

《江海晚报》成了我与老书记沟通的媒介。

出于履职,我常以“通讯员”身份向晚报报送一些区域经济工作动态:诸如《崇川经济开发区成为区域经济新增点》《崇川菜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集中开工》《崇川两月查扣违规猪肉2000多公斤》等,老书记看到报道后总会关切地打来电话,言谈中无不流露出他作为一名老党员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以及对我工作的关心和激励。有时他意犹未尽,便以自身四十余年职场经历,操着崇明口音的普通话畅谈往

走马天下

滚烟尘中,困顿不堪的杜甫拖着家小,从陕甘一带辗转流浪,最后于此荒郊筑茅舍栖身,前后住了五年零五个月,因避蜀中军阀战乱曾流亡外地,实际在草堂生活三年零九个月。

其间,杜甫在草堂的四周植竹桃,有时也翻田耕种,种粮食、种蔬菜,尽管草堂简陋,但在杜甫一生中,也是一段相对安定的日子。在这里,杜甫写下了《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许多精彩的篇章。

杜甫是和李白齐名的伟大诗人,但他的一生却充满苦涩,好多年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其间受够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他的诗篇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

“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主导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这些要求自己,也用来勉励朋友。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仕途的失意、沉浮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杜甫清醒地认识到了统治阶级的黑暗腐败和人民生活的苦难,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触目惊心的诗句,千百年来被人吟诵。

杜甫是很有政治抱负的人,最后却因为诗文而扬名四海。杜甫的诗很难使人变得快乐轻松,只会使人变得严肃深沉。每读杜甫,我总希望看到他快乐的往昔。

我喜欢他那首著名的《望岳》,神采飞扬的青年杜甫站在泰山之上,激情无限。早年的他也曾一览众山小,晚年的他呢却是老弱病残。但如果诗人看到他的居所如此坚实,并充满书卷气,来看望他的人又络绎不绝,肯定会有开心的笑容,肯定会在泰山顶上时的豪迈气概。

心窗片羽

事,语言风趣幽默,讲者轻松,听者开怀。

老书记对名利看得很淡,有一次他谈起当年未去事业单位而去了工厂报到,如今退休工资尚有差距,他一如常态,坦然自若,常把“得志别得意,失意勿失志”挂在嘴边。我曾好几次在部门例会时,以此事例与我年轻的同事们分享我与老书记的忘年交。

前些年随着智能手机发展,微信开始流行,人们纷纷建群,我初中的同学也建了个同学群并筹备组织40年同学会。我因日程交叉未能远赴贵州参会,脑海里瞬间充满着读书时的美好时光,激情燃烧写了《我的学生时代》短文,将刊登文章的报纸寄给群主以示对同学会的祝福。

伴随着记忆大门的轰然打开,我紧接着又写了姊妹篇《我的知青生活》被《江海晚报》夜明珠版采用。此后数年间我陆陆续续发了几十篇描绘生活的文章,还写了几首诗,几乎都刊发在《江海晚报》上。为此老书记与我的联系也越发繁密了。

老书记每每看到我在《江海晚报》上的小豆腐块都会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有几次还特地来我办公室小坐,似语文老师般从标题、内容、用词、段落含义、中心思想等作出评论,不过多是用夸奖的语言予以鼓励。老书记那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的话语,恰似老骥伏枥,充满着热情和正能量。

去年三月份全国“两会”期间播发了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摘要,李总理用专门篇幅讲了十大民生热点,我随即写了篇《春天的脚步》小文章,感慨祖国人民沐浴着党和政府的春光喜迎春色满园的期待。晚报发表次日,老书记的电话又响了:“我也看了‘两会’报道,政府的工作越来越贴近群众,前不久街道办事处领导还专程来到我家里慰问老党员,征求我对街道社区工作的意见建议……”

每次话筒里传来老书记那略带崇明口音的特色普通话声音,我都感到由衷的亲切,回回通话都会超过半小时,弄得同办公室的同事都能准确猜到是老书记的电话,同事也被老书记的执着耳濡目染,称老书记是《江海晚报》的绝对“铁粉”。



高山流水 162cm×81cm 2004年 画/沈启鹏 文/郑文光

《天风阁画存》品读

取“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的历史掌故。画作将两位“上人”鼓琴与听琴,如痴如醉互应互答的体貌神态,惟妙地赋予“写形不扬丑”的塑造。作品所直呈的氛围,紧扣听琴来构思。石不语,鹤息音,山色葱茏,松静其风,流泉无烟,竹摇新萌。其述其境的烘托,似觉万籁无声,但闻琴音绕梁……一曲高山流水,使伯牙和钟子期互为知音。

灯下漫笔

在铜像前

□刘希

博物苑西北角,是我每天晨练之地。我喜爱这儿树林荫翳、鸟声上下之趣。也喜爱濠南别业“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之静幽。每每打完太极拳,总会在那儿逗留些时间。静谧的英式建筑沐浴在初升的秋阳里,在周边层层叠叠的青松古柏辉映下,显得格外醒目。绿影婆娑里,无论是别致的圆弧台阶、凹凸起伏的立面、西洋风格的长窗,还是爬上罗马柱的绿植,都衬托着岁月的变迁以及人世沧桑。乱石铺就的地面、紧闭的门扉,让人更添无限斑驳的思绪。散落四周的广玉兰、厚壳树、黄杨、月季、腊梅、金丝桃、凤尾兰、木芙蓉等名花古木遗世而独立,无论你来还是不来,它们都守护这里,绽放着美丽和热情。最是那门槛边上两棵百年紫藤,终年繁枝绿叶攀缘缠绕在粗大立柱上,形成一个巨大拱门状,覆盖至楼顶。每年四月中旬至五月初,紫白两色繁花交相映衬,满目清秀,引得市民陶醉其下,流连忘返。

院中那座气宇轩昂、目光深邃的人物铜像,正是晚清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铜像底座简洁到就是两个字“张謇(1853—1926)”,此外再无任何字。我不知赠送铜像的日本友人姓啥名谁,但从铜像制作风格看,一定是熟悉先生风格与修养的挚友。

我多次去过位于南郊的啬园。除了那里的古树参天、鸟语花香、富有田园野趣之外,还因为那儿有先生生前选定的墓地。先生灵魂安栖地除了静谧,还北枕城垣,南向长江。墓前方尚有军山、剑山,形似火烛分立左右。青松古柏下,平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氛。后人尊其生前所嘱,不铭不志,仅在墓门的横梁上篆刻“南通张先生之墓阙”八个大字。随身亦不许以任何金银铜器作陪葬。日本友人送来的这尊铜像,重现了先生生前风姿。

打完拳,我喜爱在铜像前,揣测先生此时想些什么呢。他不会忘记随同文武官员跪在冰凉泥水里接驾那一幕,暴雨里,雨水从帽顶红缨上流下来,不仅袍褂上染红,连积水也成了红红的一片。当长长仪仗队走过,慈禧太后连轿帘也没掀一下,就晃晃悠悠过去了。你扪心自问“堂堂七尺男儿,连条虫都不如,有志气的人能做这种官吗?”你也不会忘记,甲午惨败,世人齐呼要杀李鸿章谢天下,你独自上疏弹劾。可实效又是如何?你深感九仞宫墙之内并非用武之地,自叹“金榜枉题名,空负凌云志。”与其做三品四品无为之官,还不如做一点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之事。这就是你弃官回乡的原因吧!

可书生办实业,在那个年代谈何容易。连你的恩师翁同龢也规劝你,指出经商办厂在西洋犹可,商人可以当国会议员。而在中国经商却一向被视为“末务”,会被人们“以市侩而目之”。你实业救国的决心既下,绝无反顾之理。开始为建大生纱厂,你筹措资金,亲选厂址,可谓千辛万苦。你挺住了,虽一介书生,却有着博大的胸襟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以大生纱厂的资金为基础,用其盈利的资金像母鸡孵蛋那样,办起了大生二厂、三厂、广生油厂,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和天生港轮船公司以及资生治厂等企业69家之多。这一系列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南通民族工商经济发展的基础,使二十世纪初,南通近代工业初具规模。

每当阳光初升,红彤彤的余光透过树隙,染得绿色植物也带了红晕。青砖红顶的濠南别业映衬在湛蓝天空里,划出美妙的天际线。这时间,也是我在铜像前遐思最多的时候。1926年8月23号夜,别业里通宵灯火长明。在众人看护中,这位为实业救国耗尽心力的老人心跳愈来愈弱,延至清晨,曙光重新照临大地的时候,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时间,唁电像雪片一样飞来,祭幛挽联挂满了灵堂。11月1日举行葬礼,随着哀乐声起,素车白马从这里出发。送葬者盈千累万,一个个步行执绋缓缓而行。凡灵车经过之处,沿途乡客达数十万之众,足见先生与地方父老情深意笃。先生与世长辞了,但他留下的事业是不朽的。他不是如胡适所说的“失败的英雄”,他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者。他为家乡赢得“近代第一城”的美誉。他敢为人先,创造了许多国内第一:全国最早的博物苑,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气象站、第一所地方剧场……有人叹道:一个人,一座城。

如今的南通,无论你在哪里,无不有着先生的影子。先生毕生为之辛勤培植的实业之花结出的硕果,将一望无际的江海平原装点得分外妖娆。先生经商的举动也影响了全国。在其之后,苏州陆润庠辞官下海,孙多森、孙多鑫兄弟也在上海创建了我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我曾想,从唐代武德元年至清末1904年最后一次殿试,历史上共出现过591名状元,大多寂寂无闻。如果这些状元都像先生这样为地方兴起做几桩实事,那该多好啊!那举国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1953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在一次谈话时说:“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我们不能忘记四个人。重工业不要忘记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要忘记张謇……”铜像前,我似乎见先生慈祥的面容笑了笑。是的,“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